

慈禧纪实丛书

徐彻 王树卿◎主编

慈禧太后经历的晚清社会  
几乎相当于整个中国近代史



# 慈禧 演义

三

一生将三个男人推上  
皇位登基称帝的女人

蔡东藩◎著

她是一个嗜权如命，不是皇帝权赛皇帝的无冕女皇；她是一个一生将三个男人推上皇位登基称帝的女人；她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掌权时间最长，把中国推向水深火热的铁腕女人。她就是清官太后慈禧。

辽海出版社



◇慈禧纪实丛书◇

徐 彻 王树卿 主编

# 慈禧演义

蔡东藩 著



辽海出版社



## 第二十一回

### 祝慈禧先期备盛典 闻败报降旨罢隆仪



却说西太后六旬万寿，乃是光绪二十年十月十日。当光绪十九年冬季，已奉旨筹备典礼。一过新年，即加恩封赏宗室外藩王公，及中外文武大臣。至宫内妃嫔人等，亦一律晋封。瑾嫔晋封瑾妃，珍嫔晋封珍妃，此外照例递升，毋庸细说。又命各省将军督抚，酌派二三员来京，庆祝太后万寿，着于十月初一日以前到京。各省陆续复旨，共计四十一人。只西安将军荣禄愿亲自来京祝嘏，奉旨俞允，并令即日起程。小子于前册中，曾叙过荣禄受谴，驱逐回籍，如何此刻却外授西安将军？原来荣禄本西太后功臣，西太后把他撵出，也是一时愤怒，不便姑息。嗣因与东太后有嫌，疑他无辜受害，统见



第十六回。遂于东太后崩逝后，起任西安将军。荣禄感恩图报，奉到派员祝嘏的谕旨，即自请入都庆祝。西太后纪念前功，立即宣召。

至荣禄到京，适值内务府筹集经费，因库款支绌，授意内外各员捐俸效诚。各大臣正在集议，或拟提出十分之一，或拟提出十分之二。荣禄一到，请增至十分之三。各员虽有意巴结，无如一年俸银，十成中骤去三成，未免有些顾惜，不能一律应充。嗣经大众公酌，定了百分之二十五。荣禄尚嫌未足，只因不好违众，于捐俸二成五之外，更费了好几万银子，购得许多金银珍宝，先行奉献，赴园谒西太后时，即将礼单呈奉。西太后慈颜大悦，即命赏收，吾闻有毁家纾难者，未闻有毁家祝寿也。且飭复步军统领原职。小往大来。



过了数日，荣禄奉懿旨赴热河。看官你道何故？原来颐和园告成后，经李莲英督办供奉，陈设整齐。西太后因万寿期近，还想格外铺张，回忆热河行宫宝藏甚多，特命荣禄前去检选，运载入京。荣禄星夜前往，不到一月，已将宝藏载到，统计一百八十巨车，珍奇古玩共二万数千具。小子未尝亲睹，只据宫眷相传说，有几种品物乃是罕世奇珍：有一碧



桃高逾丈，根柯统用宝石，叶皆翠玉，枝上百余桃累累下垂，尽红霞色，每桃约重四五两；又有玉制的《明皇坠马图》，大越数尺，须发袍靴俱备，形容毕肖，而且袍角掀起，丹里略露，仿佛斜坠状；还有一件春宫秘戏，人物统用玉琢成，暗藏机械，有手按之，肢体自动，眉目如生。这真是巧夺天工的玩具。宫中需此何为？当下将各种珍品，匀设各殿，顿时五光六色，眩目夺神。又传内务府督领工役，从颐和园至紫禁城，相距数十里间，统要搭盖灯棚，建设经坛；并预制各色花灯，务期玲珑精巧，华采裔皇。再令乐工演习灯舞，以熟能生巧为佳。向例：元宵及万寿节，令乐工衣五色衣，各执五色灯，分行成字，凡数十变，有太平万岁、万寿无疆等字。此次预饬练习，精益求精。还要在颐和园内建一所极大的牌楼，作为圣母万寿纪念。更饬喇嘛僧带领僧众，于十月朔日起，虔诚赴坛，捧诵寿生真经。内而宫禁，外而颐和园，长幼，男女，贵贱，主仆，统令报明衣服尺寸，叫织造府赶制新衣。种种忙乱，笔难尽述。极写奢华，反衬下文。

西太后恰无所事事，凭着心思灵巧，增订一幅列仙庆寿图，预为万寿期间的玩意儿。什么叫作列



仙庆寿图？把列仙传人物，选出几个，先用骰子掷点，某点为某仙，由入局者分认，大意与升官图相同。从前乾隆年间，高宗纯皇帝创制此图，每当新年庆贺期内，与后妃人等，掷骰消闲。图中有贝阙、瀛洲、蓬岛、瑶池诸类，不一而足。西太后易以实名，将中国地图作为标记，以颐和园为万寿宫，从各省起马，先到万寿宫者，列席大贺。下手之法：用牙签作筹，对径约寸半，厚约二分半，上镌仙名；每人各执一筹，掷骰认点，点多者进行最捷，点少者逗留不得前；逗留数次，例须流配，出局注销。入局的人愈多愈佳，最少用八人，即以八仙为记号。居然自命为王母。若不得已只有四人，则每人执两筹，当作八人之数。西太后改制既成，便与宫眷试博，颇觉便利。

这时候，最得慈宠的宫眷，一个系荣寿公主，就是恭亲王的女儿。见第十三回。她从前曾嫁额驸志端。志端早卒，只有一子麟光，承袭先代世爵。公主青年守孀，本为太后养女，至是越加怜惜，令她侍直园中。较前尤详。一个系醇王福晋，便是西太后的亲妹子。自光绪帝嗣立，醇王福晋，尝出入宫禁，西太后赐坐杏黄桥，她却秉性谦冲，仍不敢



用。受教醇王久矣。西太后退养颐和园，福晋也常去问安，所以时依左右。一个系步军统领荣禄的妻室。荣禄入京，重得慈眷，其妻亦奉召入园，随时承值。一个系将来大阿哥溥儀（jùn，音俊）之母，即端郡王载漪的福晋。她本是阿拉善王的女儿，雅善词令，能伺西太后意旨，太后至佛香阁拜佛，她尝亲为扶舆。为后文伏笔。一个系李总监莲英的妹子，芳年二八，姿色可人，因莲英得宠，乘机随入，聪明狡黠，不亚乃兄，以此得太后欢心，尝呼为大姑娘而不名。自有这数人希旨承颜，乐得西太后意恬神适，西太后遂自加徽号，令承直人等统称她作老佛爷，或称她作老祖宗。这也不在话下。



只是西太后性好繁华，满拟万寿届期，做一场旷古未有的盛事。从新年起，筹备到四五月间，已是大致楚楚。四境到也帖然。独英人得缅甸后，侵入云南西徼，占去边境数百里。亏得驻英使臣薛福成，夙娴应对，向英外部抗议数回，争回滇边龙川江中的大洲，及蛮募土司与野人山的昔马地；又收还孟连、江洪两土司的上邦权，立滇缅条约二十款。还算是亡羊补牢的良策。不没薛使。随后驻美使臣杨儒，因美人限制华工，与美政府订约六条。在美



之华工，不得虐待，未至美之华工，自行禁止，也算和平了结。此外如湖南会匪邓世恩等，窜入江西，永北厅匪丁洪溃等，滋扰川滇边境，都是么麽小丑，不值一战。当由江西巡抚德馨、云贵总督王文韶，调遣官兵数千名，一鼓荡平，先后奏捷。直隶总督李鸿章，又奏称校阅海军，业已蒞事，技艺如何纯熟，行阵如何整齐，炮台船坞各工如何坚固，说得洋洋洒洒，简直是威若虓虎，巩如金汤。处处为下文反照。西太后在颐和园，闻了这种佳音，自然欣慰。暗想五旬寿辰，为了越南交涉，与法宣战，弄得内外慌乱，无心祝嘏，草草成礼，便算了事。今已太平了八九年，净洗甲兵长不用，安排典礼庆无疆，想再不至有什么意外了。慢着。谁料世变无常，安危俄顷，一刹那间，东海波涛，突然卷到直隶湾内，把一场万寿盛举，化作烟消雾散。中外人士反说：遇着西太后寿期，定要闹出极大的战衅来。气得这位老佛爷满腹懊恼，无处可诉。这也是造化小儿巧于播弄了。谐中寓庄。

说来话长，看小子撮要叙明。自李鸿章与日使订约天津，中日各兵，都退出朝鲜，朝鲜算数年无事。应十八回。大院君亦蒙释回国。光绪二十年五





月，朝鲜全罗道古阜县，忽有东学党作乱。党首叫崔时亨，就是从前金玉均、洪英植的余党。不过崔时亨的宗旨，比金、洪二人尤为下乘。他是剽窃佛老余说，自称能呼风唤雨，驱神役鬼，借着妖言惑众的伎俩，胁从数万，平白地揭起竿来。为拳匪写影。朝鲜国王李熙，忙授洪启勋为招讨使率兵征剿。到了全州，与东学党开了几仗，起初侥幸获胜，后被党人诱入山中，四面围住，把洪启勋手下将士，杀得七零八落，等到溃围而出，已丧亡了一大半，洪启勋连忙逃归。党人遂陷全州，声言将直捣朝京。朝鲜大震。李熙急得没法，忙与中国驻朝委员商量，乞飞电求救。这驻朝委员，不是别人，便是前日帮办营务的袁世凯。当下为朝王发了急电，乞援北洋。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，奏派提督叶志超、总兵聂士成等，率兵三营东援，屯驻牙山。一面电告驻日钦使汪凤藻，令他援照天津条约，通知日本政府。略说：朝鲜系中国藩属，现因被乱乞援，不得已派兵代剿等语。日本外部陆奥宗光复书前来，不认朝鲜为中国藩服，且派大岛圭介率着重兵，陆续至朝鲜。

东学党闻中日两国，派兵压境，自思螳臂挡车，



成什么事？惊得四散奔逸。清军拟即撤回，约日本同时撤兵。偏日使大岛圭介要改革朝鲜内政，不肯即返。袁钦使世凯连电京师，略称倭兵万人已入朝鲜，分守汉城四路要害；居心难测。现在叶军虽驻牙山，恐兵单不足御倭，请速派兵接济等语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电后，还是慢腾腾的延挨。等到大岛圭介率兵入朝鲜宫，幽禁朝王，代理国政，宣告朝鲜自主，方咨照驻华日使小村寿太郎，请和平办理。小村仍说朝鲜系自主国，累次扰乱，不得不代为改革。若中国不肯照允，是无息事，嗣后倘有不测，日本政府不任其责。语意甚为决绝。那时总署只好电商李鸿章，令筹战备。鸿章老成持重，明知北洋海军，只可虚壮观瞻，若要实行开战，恐不济事。当下电复总署，仍然主和。无奈日人已占先着，把朝鲜各处要隘统守得密密层层，连华侨出入也要由他搜索。因此华民大骇，纷纷内渡。

袁使又电北洋，请即回国，决与日本开战。袁公亦以为海军可恃耶。李鸿章还想与日人磋议，日人索偿军费三百万两，再议和平条约。于是鸿章不便擅允。盈廷王大臣等，十人中九人主战，统说区区日本，怕他何为？光绪帝少年好胜，也道是大可



敌小，催促李鸿章调兵东援，并召袁世凯归国。鸿章无可奈何，才令济远、威远、广乙三兵舰，及爱仁、飞鲸两商轮，运兵东渡。又租英商高升轮船，续载兵械，随赴朝鲜。不料日人煞是利害，料知清舰东来定要驶过丰岛，他早安排炮舰预先等着，遥望清舰果到，便测准炮线，轰轰隆隆的放将过来。清舰猝不及防，被他一阵乱击，广乙舰受伤先逃；济远舰铁甲较坚，尚未被伤，管带方柏谦很是胆小，一闻炮声，吓得魂飞魄散，忙向铁甲最厚处躲将进去，各兵见管带恇怯，那个还敢对敌，自然转轮逃回。猛听到扑喇一响，舵遭毁裂，方管带索性乱抖，忙叫军士道：“快……快……快悬白旗。”军士奉命，亟将白旗高悬，方得逃回威海卫。出手就献丑。各舰见济远已逃，自然分头四逸。独高升船触着鱼雷，竟致沉没，船内的兵械，统被龙王收去。方柏谦既庆生还，反捏造虚词，禀报督署，只说途遇日舰，广乙伤，高升沉，经卑职舍命炮击，才却退日兵，把各舰救回。李鸿章信为真话，转电京师。王大臣以日本伤我运船，其曲在彼，遂请明诏宣战。光绪帝立即颁谕，宣示中外。谕甫下，牙山的败报又至。

先是叶志超屯兵牙山，因战衅未开，毫不防备。



至是海道已梗，孤露无援，日人步步进逼，乃用聂士成言，自率兵把守公州，令聂士成守成欢驿。士成至成欢，日兵已至，两下开仗，不分胜负。忽日兵漫山遍野而来，势不可当。士成不得已，弃了成欢，收兵徐退。回至公州，无一清兵。不觉叹息道：“公州背山面江，可以固守，如何叶军门弃此而去？”正怅怅间，有探马来报：叶军门已回平壤去了。士成道：“公州不能守，平壤难道可守么？”探马道：“平壤已有四路大兵会集驻守，所以叶军门到那边去的。”士成道：“有四路大兵到平壤么？”探马道：“盛京副都统丰伸阿，高州镇总兵左宝贵，各统奉军从奉天出发；提督马玉昆统毅军，从旅顺出发；大同镇总兵卫汝贵统盛军，从天津出发，四路兵齐到平壤，差不多有数十营哩。”士成道：“我军只有五营，看来此处不能长驻，只好也退平壤去了。”当时各将弁中还算聂士成，所以笔下有怨词。

遂传令本部人马向僻径行走。迂回曲折，数日方达。志超接着问起接战情形，士成约略说明。志超即奏称成欢战争，杀敌过当，因虑孤军无援，所以退至平壤，等语。清廷还道他老成胜算，论功行赏，命志超为各路兵马总统，所有驻韩各军，统归



节制。志超奉此恩命，置酒高会，把出兵打仗的要事，撇在脑后。且顾眼前。一过数日，军探报称日兵来了，志超方有些着急，严戒诸军，为守城计：命马玉昆率所部毅军四营驻守大同江东岸，卫汝贵、丰伸阿二军十八营驻守平壤城西南隅，左宝贵六营守城北山顶及玄武门，别命总兵聂桂林策应东南两营，自己居中调度，高坐城中静听消息。起初两三日，各军来报，互有杀伤。至中秋这一夕，志超还凭城望月，态度徘徊。越日黎明，但闻西面炮声隆隆，不禁魂胆飞扬，忙遣军探四侦战状。

约到巳牌，有军探来报：倭兵猛攻大同江军营，马军门拒战甚力，卫镇台渡江协御，鏖战多时，倭兵已败退了。志超道：“还好，还好！”未几午餐。餐毕撤肴，又有军探来报：城北山顶被倭兵占去，左镇台退守玄武门。志超惊道：“倭兵已败为何又来？”军探道：“他是四路进兵。那边虽已败去，这边恰被攻入。”志超正没法摆布，忽有军弁跑入，乃系左宝贵遣来乞援。由志超问明，方说道：“各兵俱已调出，只我手下一营亲兵，如何援他？实是老命要紧。不，不如叫他回城再作计较。”军弁奉令驰去，不一时军探飞报：左镇台中炮阵亡。志超道：



“怎么好？怎么好？四好字互应成趣。快与我召回马、卫各军。”军探去讷。俄报：倭兵炮击玄武门。志超惊的了不得，忙传大令：速悬白旗。方柏谦流亚。顿时白旗满布城上，日兵瞧见，果然停炮不攻。适值马、卫各军回城，见城上白旗四张，亟来谒见志超。志超语诸将道：“左总兵已经阵亡，眼见此城难守，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，我等不若回去吧！”众人听了帅令，统是垂头丧气。只马玉昆还有些志气，愿即背城一战。志超不允。遂于是夜潜遁。途次遇伏，又伤亡了三千余人，方得挣命走脱。

陆军已败，海战又逼。李鸿章自知海军难恃，主守不主战，只命提督丁汝昌，巡弋洋面，虚示声威。不意日本军舰十二艘，冲波逐浪，竟来窥伺辽东。此时清舰尚运兵赴平壤，至大东沟，正与日舰相值。日舰上悬旗开炮，先声夺人，汝昌被逼不过，只得分战舰为五队，列着犄角鱼贯阵，准备迎敌。战舰共十二艘，镇远、定远两铁甲为第一队，致远、靖远为第二队，经远、来远为第三队，济远、广甲为第四队，超勇、扬威为第五队，汝昌自坐定远船督战。遥望日舰作一字阵扑来，恐它直攻中坚，令改犄角鱼贯阵为犄角雁行阵。阵尚未整，敌舰麇至。



杨威、超勇两舰相继中弹。未几，超通沉没。致远、经远、济远三舰被敌舰冲断，抛出圈外。致远管带邓世昌，与日舰吉野对轰。药弹殆尽，船亦受伤。世昌拚着性命开足汽机，拟撞击吉野，与之俱尽。吉野驶避，致远奋追，突然触着鱼雷，遂致炸沉。经远管带林永升，炮击日本赤城舰，赤城受伤遁去，永升飭令追袭，也被鱼雷炸没，邓、林两管带同时死绥。济远管带方柏谦，忙飭舵工飞逸，不意与扬威相撞。他也不管什么，自行逃去，扬威竟被撞沉。广甲亦逃，搁浅沉没。靖远来远诸舰，又受重伤，突围出走。只定远、镇远两铁甲，还与日舰奋击，轰沉日本西京丸一艘，并击伤日本松岛舰。奈因众寡不敌，定远又中着五六炮，只得冲出战线，逃回旅顺。眼见得海军又败绩了。奈何，奈何！

警报飞达清廷，光绪帝大愤，把叶志超、丁汝昌等，褫（chǐ，音齿）革有差，方柏谦正法。迟了。并因李鸿章备战无方，拔去三眼花翎，褫去黄马褂。另命四川提督宋庆，帮办北洋军务。又令御前侍卫公桂祥，统带马步各营，至山海关驻守。所用仍是非人。军报日紧一日。西太后此时，已加上“崇熙”二字徽号，接着这信，懊丧异常，只好降旨



罢除庆贺。用皇帝名，颁一上谕道：

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  
熙皇太后懿旨：

“本年十月，予六旬寿辰，率土胥欢，同深  
忭祝。届时，皇帝率中外臣工，诣万寿山行庆  
贺礼。自大内至颐和园，沿途辟路所经，臣民  
报效，点缀景物，建设经坛。予因康熙、乾隆  
年间，历届盛典崇隆，垂为成宪；又值民康物  
阜，海宇又安，不能过为矫情，特允皇帝之请，  
在颐和园受贺。詎意自六月后，倭人肇衅，侵  
我藩封，寻复毁我舟船，不得已兴师致讨。刻  
下干戈未戢，征调频仍，两国生灵，均罹锋镝，  
每一念及，悯悼何穷？！前因念士卒临阵之苦，  
特颁内帑三百万金，俾资饱腾。兹者庆辰将届，  
予亦何心侈耳目之观，受台菜之祝耶？所有庆  
辰典礼，着仍在宫中举行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，  
即行停办。”

朕仰承懿旨，孺怀实有未安，再三吁请，  
未蒙慈允，敬维盛德所关，不敢不仰遵慈意。  
为此特谕。





光阴易过，万寿届期，西太后仅在园内排云殿受贺，比五旬万寿时还要扫兴。后人有诗叹道：

别殿排云进寿觥，慈怀日夕轸边情。  
诸州点景皆停罢，饷俸频闻发大盈。

欲知万寿后如何情形，容待下回再叙。

先圣有言，与其奢也宁俭。此实齐家治国之至言。以西太后之六旬万寿，必欲仿康、乾故例，筹备隆仪。试思：康、乾为何如时？西太后为何如时耶？国帑支绌，公私交困，甚至经费无着，乃责诸官吏之捐俸！禄以代耕，古有明训。为祝寿故，令之减禄，官吏宁无身家思想？输款于上必股削于下，是不啻导之剥民也。况以海军经费，移筑颐和园，卒至中日一战，全军皆墨。不得已罢除庆贺，节省礼仪，易奢为俭，已无及矣。人咎合肥，我咎西太后。本回上半极写奢华，下半备述败状，一反一正，足为后来殷鉴。

